

金屋梦

(清)梦笔生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清梦笔生撰，六十回，大连图书馆、日本内阁文库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从《金瓶梅》一百回的情节写起。《金瓶梅》一百回终，西门庆死，生子孝哥，与吴月娘一起度日，家业凋零，群妾离散。金莲、春梅皆因好色，不得好死，一二年后，家人逃散，存者十不一二，连一文钱的收入也没有。钦宗靖康年间，金兵大举入侵，杭州危在旦夕，吴月娘只好逃难。逃难中，钱财被奴才骗抢一空。后寄居一寺中，不料此寺中大都是淫僧荡尼。后吴月娘被奴才诬告，说她与人有奸，偷盗钱财，把家业卖尽，方才出狱。在西门庆的诸妾之中，吴月娘是唯一的正直之人，被人诬告入狱，引起了西门庆在阴间望乡台上开往家乡。但西门庆贪心不改，仍是贪恋钱财，后在阴间被武二郎痛打一顿。书中还掺杂了宋代徽钦二帝以及名妓李师师等人的故事，还有宋、金的战事。并叙潘金莲、春梅旧情不断，一个托生黎指挥家，取名金桂；一个托生孔千户家，取名梅玉，仍是淫性不改，后皆遭报应。书尾有劝喻之辞：“坐见前身与后身，身身相见已成尘。亦知华表空留语，何待西湖始问津。丁道松风终是梦，令威鹤背未为真。还如葛井寻圆泽，五百年来共一人。”

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

金谷园中春草生，当年池馆一时平。何来乳燕寻华屋，似有流莺唤画檐。客散声歌明月下，兵残砾瓦野烟横。秦官汉阙皆成土，流水年年不住声。芙蓉脂肉绿云鬟，泣雨伤春翠黛残。歌管楼台人寂寂，山川龙战血漫漫。千年别恨调琴懒，几许幽情欲话难。回首旧游真似梦，寒潮惟带夕阳还。

话说《金瓶梅》一部小说，原是替世人说法，画出那贪色图财、纵欲丧身、宜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。说这人生机巧心术，只为贪图财色，猛上心来，就毒杀他人，奸娶他的美妇，暗得他的家私，好不利害。白手起家，倚财仗势，得官生子。食的是珍馐，穿的是锦绣，门客逢迎，婢妾歌舞，攀高接贵，交结权门，花园田宅，极尽一时之盛世也。不过一场春梦，化作烈火烧身，不免促寿夭亡。富贵繁华，真是风灯石火。细想起来，金银财物，妻妾田宅，是带不去的。若是西门庆做个田舍翁，安分的良民，享着几亩的良田，守着一个老妻，随分度日，活到古稀善病而终，省了多少心机，享了多少安乐。只因众生妄想，结成世界，生下一点色身，就是蝇子见血，众蚁逐膻。见了财色二字，拼命亡身，活佛也劝不回头，没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。倒把这西门大官人，像拜成师父一般，看到翡翠轩、葡萄架一折，就要动火；看到加官生子、烟火楼台、花团锦簇、歌舞淫奢，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、油尽灯枯之病。反说是及时行乐，把那寡妇哭新坟，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凄凉光景，看做平常。救不救那贪淫的色胆，纵欲的狂心。少年子弟买了一部，看到淫声邪语，助起兴来，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，照样做起。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，变成拔舌地狱，真是一番罪案。我今为众生设法，就把这《金瓶梅》紧接一百回编起，使看书的人，知道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，借此引入献出良心，把那淫胆贪谋，一场冰冷。使他如雪入洪炉，不点自化，岂不是讲哲学的机锋，说佛法的棒喝。

闲话休题，且讲正传。话说《金瓶梅》一百回终，内说西门庆死后，生子孝哥，与吴月娘度日，家业凋零，群妾离散。金莲、春梅皆因好色，不得其死。过不得一二年，家人小厮逃的逃，十人中存不得一两个。生意买卖渐渐不能如前，折的折，竟一文也没得进门。检点家计，有如秋叶之落，又如春雪之消，不是动人嘲笑，就是惹人谈论。到了钦宗靖康十三年间，遇着金兵大入中原，把汴京围了，掳掠金银子女无算。讲了和盟回去，不消一年，倾国又来。那时山东河北地方，俱是番兵，把周守备杀了，济南府破了。清河县地方，去临清不远，富庶繁华，番兵土贼一齐而起。那些

胆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，纷纷不绝。玳安打探得知，只得报与吴月娘知道，吴月娘听得，直吓得如痴如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欲待随众躲避，偌大的房屋家计，却叫谁人看管；欲要守定不逃，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掳去，岂不出丑。我便拚着一死，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，便要绝了西门大官人之后，倒不如弃了家计，且留得母子性命再作区处。算计定了，便叫玳安将家中房屋，该封的封，该锁的锁，且遮掩一时。又在家捱了一日，见信息越紧，人家逃躲的络绎不绝，便按纳不定，只得叫小玉抱着孝哥，玳安拿着盘缠并随身行李，相伴出门。

这吴月娘从来出门，俱是乘轿，用双仆跟随，何曾自走一步，今见事急，只得步走。但走便走，终是不惯，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，才走得三五百步，刚转得一个弯，不提防一阵人乱烘烘冲将来，口里只说不好了，金兵已在后面了。月娘吃了一惊，便顾不得好歹，只跟定小玉，抱着孝哥往前急走。及走得进城，心才放些，再回头看时，早不知玳安是在哪里冲散，竟不见来了。欲待找寻，又不敢复入城中；若要等待，又怕撞着金兵，没奈何，只得随着众人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走了二三里路，忽遇见一个大寺，问人说是永福寺。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，也有进寺去躲藏的。吴月娘此时已走不动，只得也走进寺里来，看看光景。

说也奇怪，不期这永福寺的僧人，盖造大殿时，西门大官人曾舍了五十两布施，时常送盒盘来走动，一向认得吴月娘。今日忽见了，虽知大官人已死，却晓得吴月娘还是富室，不敢怠慢，只得殷勤款待，留他在一间净室里存身。吴月娘到了此时，便是受恩深重，喜出望外，也算得他乡遇故知了。不料躲不得一二日，金兵到来信息一发紧了，这永福寺僧人，虽说是个和尚，却身边有些积蓄，也怕有失，便顾不得吴月娘死活，竟趁着黑夜，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。到了次日，吴月娘起来，只见躲难妇人越发多了，这几个和尚早已形影不见。那寺外往来兵马，一日何止过去三五千，幸喜各去攻城，不入寺中搜觅。月娘便躲在寺里，只吓得胆惊心慌。小玉抱孝哥在怀中，见娘惊慌，也只是哭泣。

躲了十余日，眼见得金兵抢过兗东一带地方，撤回汴梁大寨，围困京城去了。真是杀得这百姓尸山血海，倒街卧巷，不计其数。大凡行兵的法度，杀的人多了，俘掳不尽，将这死尸堆垛在一处，如山一般，谓之“京观”，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，这是古今行兵通例。这金兵不知杀了几百万人民，筑成“京观”十余座而去。但见：

尸横血漫，鬼哭神号。云黯黯黑气迷天，不见星辰日月；风惨惨黄沙揭地，那辨南北东西。佳人红袖泣，尽归胡马抱琵琶；王子白衣行，潜向空山窜荆棘。觅子寻爷，猛回头肉分肠断；拖男领女，霎时节星散云飞。半夜里青磷火走，无头鬼自觅骷髏；白日间黑狗食人，有嘴鸟争啣肠肺。野村尽是蓬蒿，但闻鬼哭；空城全无鸡犬，不见烟生。

不止一日，那些逃难妇女和吴月娘俱白日藏在佛座经柜底下，夜间在香积厨取些剩米就佛前香点起火来，做些稀粥吃了，天未明，依旧又躲伏在黑暗里。后来金兵过尽，渐渐有人行走，那些妇女们各自回家。也有找觅儿女的，也有在死尸身傍找觅丈夫的，俱各去乞不提。止剩月娘领着小玉，抱着孝哥，不敢回城。指望遇着熟人，问城里信息，才敢回去。到夜间乌黑黑的一个大空寺，只剩得他两个妇女一

个孩子藏在里面。孤孤凄凄，好不苦恼。那日正是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夕，唐明皇与杨贵妃，在长生殿夜半人无私语，生生世世愿为夫妇之辰。吴月娘和小玉，藏在东廊尽头一间伽蓝殿座下，铺些干草，和衣而寝。

恰有三更时候，只见月色沉阴，佛灯隐隐，远远听得野外好似鬼哭之声，啾啾唧唧来的渐近，吓得月娘忙推小玉，只是不醒。又见几个鸚鸟，在殿脊鸚尾上，叫一阵啸一阵，乱飞一阵。叫的月色无光，阴气逼人，好生害怕。吓得吴月娘呆了，不敢出声，凄凄惶惶似睡非睡，隐隐见有一鬼，头戴长枷，腰缠铁索，像是西门庆；一鬼眉弯双月，项锁长绳，恹恹病瘦，娇态堪怜，像是李瓶儿；又有一鬼，披发遮面，血流满胸，像是潘金莲被人杀死时的光景；又有一鬼，浓妆粉面，裸体赤身，娇声宛转，双眉蹙蹙，像是春梅姐贪欲失阴而死的光景。忽然鸡叫一声，众鬼嚎啕痛哭而去，不见踪影。月娘一觉醒来，惊的浑身都是冷汗。那时有四更天气，万籁无声，一轮明月，正照中天，月娘在睡梦中看得明明白白，真是奇怪。不一时，孝哥醒了，忙叫小玉起来，坐到天明，早有那些逃难的百姓来到寺中找寻妻子。恰好玳安前日因被贼赶散，躲在王昭宣府家冰窖里，藏了几日，不敢出来。因兵退了，各处寻觅不见，听得永福寺，躲的妇女甚多，同众人一路寻来，遇见他妻子小玉和月娘母子，大家欢喜不尽，便商量回家。仍叫小玉抱着孝哥，走进城来，到得城中一看，好不惊恐。但见：

城门烧毁，垛口堆平。一堆堆白骨露尸骸，几处处朱门成灰烬。三街六巷，不见亲戚故旧往来；十室九空，那有鸡犬人烟灯火。殿堂倒围屏何在，寝房烧床榻无存。后花园下见人头，厨房灶前堆马粪。

月娘进得城来，四下观看。见那城郭非故，瓦砾堆满，道旁死尸半掩半露。到了自家门首，狮子街开当店的门面，全不认得了。大门烧了，直至厅前，厦檐廊下，剩了些破椅折桌，俱是烧去半截。走到仪门里上房门外，虽没烧坏，门窗已尽行折去。厨房前，马粪有半尺深。月娘又惊又恸，正待放声大哭。却好作怪，只见一个老妈妈，从他五娘潘金莲院子出来，蓬头垢面，身上又无布裙，倒把月娘吓了一跳。你道是谁，原来乱后逃生的男妇回来，抢拾这大人家的金银财物无主家伙，多有以此起家的。月娘忙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老妈妈也不答应，只见他眼中垂泪，呜呜的哭将起来。月娘上前细看，才认的是老冯，原是西门庆家惯走的马泊六，李瓶儿的旧人。他知西门老爷家富贵多财，有埋在宅里的，他日日来搜寻，不想遇见月娘回家。老冯道：“我的奶奶，你在那里躲来，叫我寻了好几日，那里没寻到。”又看着孝哥道：“这还是过世老爷的积德，人家好儿好女拆散了多少，恁娘儿们这样团圆来家，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，没伤天理。”说着就去小玉怀里接过孝哥来抱，那孝哥饿了半日，哭着要吃饭。一时锅灶俱无，哪里讨米去，老冯去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饅饅来，递与孝哥，就不哭了。看着月娘道：“这还是我兵来时带的干粮，没吃了。这几日，都在人家宅子里，寻剩下的米吃，才剩了这一下。”一面说着话，月娘走的乏了，都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，问这人家谁死谁存的信，好不悲伤。老冯又说他在养济院里，亲眼见吴大舅被兵杀了，他一家被掳。月娘听了，大哭一场。老冯又说：“还有许多全了命的，还亏大营催得紧，只在城里扎了三日营，没大搜寻。这些烧毁的，都是兵去了，城里土贼发的火，好抢财物。如今听得番兵破了东京，不久还要回来临清驻扎，

咱这里怎生躲得住。

一句话吓得月娘面色如土，忙和玳安商议，这破宅子如何宿得，又无处安身，到不如还往城外买的乔千户家庄上，有破草屋，且住这一夜，明日再作商议。就看着老冯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无儿无女，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，肯常和俺娘儿们做伴也好。”老冯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说的哪里话，受的你老人家恩还少哩，我的两口屋也是烧了，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那里一宿的，我跟你老人家，还是旧人。就有甚么东西带不了的，我替你带在身上，还放心些。”一行说着，大家走出城来。那时日色平西，秋天渐短，及至走到庄上，日已落山。来安和他媳妇，听见月娘到了，慌忙接进屋里坐下。月娘见三间草屋，一扇单门，土炕上支了锅灶。倒有两间堆满稻柴，小玉在窗外一瞧，见有许多大包袱，俱藏在床底下、柴堆里，乱蓬蓬放着，也不言语。月娘见天色晚了，又没灯油，大家忍饥安歇，只落得一条单被。亏了玳安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，胡乱做些稀粥，月娘孝哥各吃了半碗，就睡在炕上。小玉和老冯在炕前打铺不提。玳安、来安俱在隔壁寻宿。

原来这来安，从小做家人，就不学好，后来西门庆死了，见来保盗财物出去了，也就欺心寻事，终日吵闹，把当铺贾四家衣裳偷了，被月娘逐出在庄上居住。今日见月娘失势，来此逃荒，就生了个不良的心，要乘机劫他的财物；又见月娘空身，并无包裹，未知身边有无，不敢动手。他那屋里包裹，俱是乘着兵乱，和土贼过街老鼠张三、草里蛇刘四、铁指甲杨七一伙强盗结了十兄弟，先到西门庆家，把月娘埋的衣服首饰，尽行掘出。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，只不见金银，此心不死。这夜间和玳安睡在隔壁，用话试探，说眼见的这清和县住不得了，当初过世的老头儿也积成个大过活，如今俱便宜外人去了，撇下这寡妇孤儿，咱们领着东奔西躲，一个盘费也没了，难道这些家私，地上的没了，地下的也没有？你我还立个主意，和这寡妇说个明白，拿出来防身，救他母子性命。他妇道家不知好歹，一时间番兵回来，大家逃命，撇在空宅子里，也是瞎账。这玳安是个好人，也就信了，明日使小玉把这些话一和月娘说了。

月娘待要不听，如今这个身子，又无亲戚兄弟，随着他们逃躲，就不取出银子来，也是枉然，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。次日天明，就叫玳安来安跟随，和小玉进城，只留下老冯看守孝哥。一行人到了城，已是己牌时候。来安先寻了一把锹、一把斧、一个大皮匣在身边，不一时，到了宅中，在上房床后楼梯下，找那埋的衣服首饰，已被人尽情掘去，两个大坑，倒有一尺深。月娘只叫得苦。来安在旁冷笑，又走到翡翠轩东山洞里边，掘起太湖石。下埋着一个瓷罇，上盖铁犁一面，内藏着赤灼灼、白灿灿、黄烘烘好妙东西，不知是什么物件。正是：

众生脑髓，万民脂膏。得之者生；排金门，入紫闼，布衣平步上青天；
失之者死；遭鞭朴，受饥寒，烈士含冤埋沟壑。福来时如川之至，运去时无翼而飞。才人金尽，杜子美空叹一文钱；国土囊空，淮阴侯难消三日饿。
呼不来，挥不去，中藏着消息盈虚；满招损，乐招灾，更伏下盗贼劫杀。

月娘取出一窖金银黄白之物，约有一千余金，喜的玳安、来安手忙脚乱。一半放在匣内，用被包了，盛不尽的，二人解下腰间搭包，装起停当，先出城去等候。月娘与

小玉又到佛堂里铜佛座下，取出一串胡珠，一百单八颗，是西门庆得的花子虚家过世老公公原在广东钦差买珠得来的，悄悄收在身边，缝入贴身衣内，慢慢出宅，寻旧路回庄。及至到了庄上，天色晚了，老冯抱着孝哥接进屋去不提。

却说玳安、来安得了金银，忙忙奔出城来，路上来安和玳安商议道：“这些财帛，活该是我们的，你我平分一半，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。不然，他拿这些东西敢自家过活不成，遇着那没良心的，连他母子性命还不保。这财帛也是别人的”。玳安听了只不答应。又走了一二里路，来安就站在路旁小解，树下歇息，玳安也就不走，只见后面一个人，拿着一根杆棒，牵着一个大黄狗，大踏步赶将来，叫声：“老哥你们走的好快，等等我同一步也好。”玳安二人站住了脚，原来认的是提刑衙门里弓兵张小桥。大家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好惊恐，你们在那里躲来？”玳安笑道：“彼此造化，又重相见了。”张小桥见他二人走的慌，又背着个匣子，破被包着，只说是城里抢的物件，问是甚么东西，玳安便道：“空宅子里，还有些破衣破货，拾将出来使用。乱后土贼抢了几次，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，还有什么好东西呢？”说着话，走了一里多路，张小桥在西村分路，来安赶上路旁，附耳说了许多话，张小桥笑嘻嘻的去了，这二人才回庄上。来安推走不动，坐一会，才走一会，到了庄上，天已昏黑。月娘见二人不到，正在纳闷。二人到了，一块石头方才落地。来安要把匣子放在间壁，玳安不肯，只得将匣子放在床下，用些破棉花、破瓮、破席片暂时遮盖，再作商议。那些零碎银子，约有二百余两，二人上了腰的，月娘也不提。只说你们带的东西，各人带着罢，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，看着过世老爷恩养一场，只撇下这点骨血，也只在恁各人的心上罢了。说着不觉凄惶泪下，那老冯也来说些好话。是夜晚景，便与昨日不同。买些灯油，来安媳妇，也杀了一只鸡，做的粳米饭，大家吃了一饱。来安自去村里，取了二斤烧酒，把玳安哄个大醉，大家睡去不提。只因这一睡，有分教：

惊飞鸟鹤方才定，暗伏豺狼又逞凶。

不知后事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

费尽机谋百种心，安知天道巧相寻。东邻窃物西邻得，江上私船海上沉。暗室可能辞绝色，道旁谁肯返遗金。由来鸩脯难充饱，割肉填还苦更深。

看官听讲，这漏脯出在广东地方，专以下蛊在饮食里。或是蛇蛊、虾蟆蛊、水蛭蛊各样毒物，取来用了邪术怪药，捣为细末，使人吃了，到那药发的日子，那些毒虫活了，把心肝五脏，吃个稀烂。那鸩鸟出在交趾地方，鸟的翎毛，放在酒中，一饮而死。所以王莽鸩杀殇帝，曹操鸩杀伏后。古来臣子惧法，也有带着鸩羽自己服毒的。所以说，漏脯鸩酒不能充饥，就如图别人的财物不得成家养子孙一般。即如董卓的郿坞，石崇的金谷园、珊瑚树，元载的八百石胡椒，俱古来横财的样子。且休说养子孙，那有个活到老的。

今日说吴月娘，取出金银付与二仆，因何说此？只因此项金银，来路不好，原是西门庆说的苗青杀主劫财之赃。因苗青事发，被家童告在巡江察院，批提刑拿人，那时苗青在临清开店，就以三百两黄金、一千两银子，打点官司。西门庆把金子昧了，只以千金与夏提刑平分。开脱了苗青死罪，现在扬州做盐商，称苗员外，至今杀人贼子漏网，主命含冤。你道这项财，公道不公道？今日月娘取出来，指望养身防后，岂有容的。

把道学话不提，且说本传。那来安用烧酒哄醉玳安，天有一更时候，即取了一杆扑刀在手，乘夜去西村访张小桥说话。那张小桥原是路旁先约就的，知道来安要来，先沽下二斤烧酒，点着灯等他。忽听狗叫，小桥迎出门来，把来安约在屋里，东头一间小屋炕上坐下，叫浑家筛起酒来。来安说：“且休吃酒。”就把这吴月娘取出金银一件件说了一遍。这是上门送来一股财，取之甚易。如今商议个停当，就好动手，不可失了机会。原来张小桥久在衙门里，积年通贼，近因乱后抢城，又和这些土贼，皆有首尾，一闻此言，如何不喜的跳起来。和来安道：“这宗财，有两样取法，有善取，有恶取，只要做得妙，才是手段。”来安问道：“怎么是善取？怎么是恶取？”张小桥道：“若要恶取，如今趁着大乱没有王法，传将咱的十弟兄来，明火持杖，把吴月娘玳安杀了，把小玉卖了，财物众人平分，你我得了一半。西门庆原是外住的破落户起家，又没有什么族人亲戚，日后说是大乱土贼杀了，不知几时才有王法，那个来告状？这是恶取，用的人多，也多分些去。

若依我说，只是善取更妙，趁着三四更天，黑地里，又无月色，我叫着我的儿子

张大，同你我三人只用一个火把，将草屋烧着，一声喊起，大家齐说有贼，那玳安是小胆后生，和月娘一定要跑走逃命。放条路着他走了，后面吆喝着赶杀，只丢两块石头，吓得走头没命，那个敢回来，咱们却将那银子拿来藏了，日后只说有贼劫去，连你还做个好人，下次好相见。我和你三七分，情愿让你一半，你说这计何如？善取其财，还不伤天理，岂不是两全之美。”把个来安喜欢的当不得，跳起来道：好计！好计！早晚有三更了，就该早去，怕天明有人行走不便。这些东西，连我的几个包袱，俱寄在你家罢，好挡人的眼目。我也就搬在你这村里住了。”商量已定，即时叫将大儿子张大出来，也有三十来岁，一条壮汉，专以赌博剪辮为生，也是这一路的人。各拿口朴刀，将烧酒筛热，吃几大碗，助胆而行。

来到乔家庄上，先把场围一垛杆草点起跳了过墙去，烧起后边屋簷来。来安大叫有贼，吓得玳安爬起，百忙里穿不上裤子，赤着脚，叫小玉开门，快往外跑。这几个妇女，那个有胆的，月娘吓得乱颤，先抱起孝哥来，玳安小玉挽着月娘，往外黑影里，不顾高低，一步一跌只往无火处乱走。只听一片声喊说：“休叫走了，赶上拿人。”吓得吴月娘、小玉、老冯各不相顾，俱伏在墙外蒿子地里，只听得石头乱打将来，月娘怀抱哥儿，黑暗地里那里藏躲得及，早有一块砖头打将来，把孝哥的头打破，大叫一声，就没气了。月娘也顾不得孩子死活，抱着走过庄外，河崖树林子里，伏成一堆，用袖子把孝哥挡得严严的，那敢放他啼哭。直等到五更时候，庄上狗还乱咬，火也不明，人也不喊了。天色渐明，玳安扶着月娘，不敢回庄，可往那里去好。

正在惊慌间，那来安已将金银和他的包袱细软之物俱付与张小桥父子挑去，方来找寻月娘，知在河边林里，远远放声哭将来，大叫天杀我了。一步一声，走到月娘跟前，跪倒在地，大哭道：“连我的包袱衣裳，几年挣的过活，都被抢去。”说毕又哭，连玳安也信了，抱起孝哥一看，额角上打了一个大血窟窿，急急用棉花扎了，抱着复回庄来。一口草屋，已烧了半间，收拾的房里净净的，只剩下一堆乱草，连被也没了，月娘不觉放声大哭，老冯劝个不住。待要寻个无常，又有死人留下的这点孽种，往前日子怎么样过？正说着话，来安媳妇来哭一回，吵一回，说是带了银子来连累的他家穷了，也要搬了，不在这个孤庄子上，守着几间破屋，倒像还有银子一般。一面说着，一面来安就来揭锅，收拾破盆、木杓、粗碗、草席做了一担，挑起来辞了月娘，和他媳妇扬长去了。月娘寻思，今夜就没处安身，那里去好，到是老冯道：“我想起一条路来，你该去寻他，且住些时，听听乱信，再作计较。”正是：

荣华趁奉人人有，患难扶持个个难。

且说这来安与张小桥合谋，假装强盗，夜间将月娘金银劫去。来安因要脱身，遂将自己先掘的月娘埋下包袱皮箱等件，俱交付小桥父子，连夜挑去西村家里藏下。来安夫归，却来装神做鬼，哭一回，叫一回，辞了月娘，也不在庄上住，恐怕人看出手脚来，就搬在张小桥家隔壁，指望和他三七分那金银，还不肯给他一半。寻思着这些大皮箱，俱锁的是月娘自己的首饰衣服，金簪钗、珍珠子冠子，也有三四顶，连李瓶儿、潘金莲藏下的物件俱在箱子里，少说也值五七百银子。那包袱里，是西门庆的官衣、杯盘、尺头 and 那貂鼠披风三件，好多东西，慢慢的一件件取出，向当铺里典些银子。和张小桥合伙，却不是个现成财主。心里想着，口里念着，和老婆商议

着，甚是快活。在西村寻下三间草房，一口厨房，小小的一个院子，还有一口井，好不方便。过了三日，老婆说：“咱那包袱趁今黑夜，拿了过来罢，怕张小桥家妇女们，留了咱的针头线脑，相互间不好说，怕伤了和气。”来安道：“你不知张小桥，原是咱老爷衙门里人，极是义气的，我照顾了他这一场富贵，他就十分昧心敢做出这样的事来？俺两个还要商议，做伙计开店。要拜交。你要的紧了，着他说咱小器，到看低了咱。”老婆听了，便一声儿不言语了。正是：

狐鼠同住原非伴，蚌鹬相持又有人。
谗道我谋偏巧妙，谁知他算更精神。

却说张小桥父子，那夜间得了这股大财，喜之不尽，路上和他儿子张大商议，这宗财，象是天送上门来，又不费手脚，又不露眼目。到家有五更天气，悄悄叫开门，后园有个埋萝卜的地窖，使上些草把金子连匣盛着，用土埋好，又取出两个大瓷瓮，把包袱皮箱内首饰，弄的乱腾腾，倒了两缸，俱是明晃晃珠子、金镯、金首饰、貂袄、蟒缎，全家喜个不了。张小桥的老婆道：“你和他来二叔两个做的，难道不分给些他，咱就藏起来，他也不依，还该留下些给他，省得费嘴又伤了和气。”张大道：“好容易的财帛到了咱的手里，再分给别人，犯了事，各人的罪名，谁替咱爷儿们不成。”商议了多时，张小桥留下一个包袱，是西门庆的冬夏官衣，一套是天青云缎圆领，揀着虎补、绿缎衬衣，一套是素纱圆领，没有补子，月白纱衬衣，又是一件织的玉色缎子飞鱼披风，原是何太监送的，又是几件旧蟒袖豆黄女袄，紫丝细的女衫，又是对襟银红缕比甲，新旧两件白缕花裙，两个手帕，一对金裹头簪子，两只银挖耳，也重三钱多。还要拿几件，张大拦住道：“够了，各人家的财帛，难道是来安血汗里挣的？和谁合的伙计，凭契取的银子，有谁是见证？交付与俺的，他经纪打了牙，自家咽，狗咬尿泡空欢喜，敢和谁说？不过是西门庆一个毛奴才，着主子赶出来，又领了外人劫了他家主母的财物，还敢声扬出来？先犯了一个大罪名，才扳倒别人。依着我，这几件衣赏给他，还是便宜了他。他好说便罢，如敢有些闲言闲语，先打他个下马威好不好？这乱世里，哄到没人处，给他个绝户计，他一个穷老婆，还不知他汉子怎么死哩。”张小桥道：“咱且稳坐钓鱼船看他怎么着撵撵。”几句话倒把张小桥点出杀人心，说动了贪财胆，各自计较，藏在心里不提。

那一日，张小桥见来安新搬在紧邻，买了三斤烧酒，杀了一只鸡，城里又买些肝肺肚肠，一块烧肉，替来安煨锅。请将来小屋炕上坐下，安了一张低桌，两人上炕，张大来往斟酒，接进菜肉来摆下，也就来炕沿上坐下，大家把门关了商议，张小桥先说道：“这银子还好零使，这金子不敢在这里卖，不是临清，就上东京去。这三百两金子，少也要七八换，值二三千银子，买下货来，咱就在临清开青布店。咱兄弟二人一个上南买货，一个坐店开张，不消二年，连本三合，这布货是算得出来的，又不零碎，又没剩货。”来安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因接说道：“这布行生意好多哩，西门庆家起手就是生药铺和布行起家。这临清三行生意，布行是上等，不拘有几千几万布来，不消几日，就发脱了。都是两京三边上的大客人，凑来总收，各边关上去卖，还要挣钱哩。”说到快活处，烧酒一饮而尽，来安便道：“这几日弄的一个钱也没有，天又冷了，还待要买几匹布穿，不知那包袱有穿的衣裳没有，待取出来看看，这几日支锅盘炕，

忙个不了，弄的我手脚不闲。”张小桥听了也不答应，只管吃酒，张大又斟上一杯，来安又说道：“那包袱里还有一包散碎银子，是那日匣子没盛了的，咱取出来余下些米粮，过了年，咱弟兄们，好出门做生意。把金子卖了，就不愁穷了。”张小桥听了，又不答应。这来安网上心来，也有几分着急。张大又来斟酒，来安一手按住钟子道：“酒不吃了，倒是黑夜里没人看见，把前日那匣子和包袱，取出看看，大家记个明白，哥还收着。我那窄房窄屋，也没处盛他，只这包袱里，有旧衣旧裳，拿出几件来穿罢，恁弟媳妇还没有棉袄哩。”张小桥见逼得紧了，装做几分醉，把眼也斜看着道：“你这话好不在行，这个东西可是一时间拿得出来的，那一黑夜挑到这里，我连走的力气也没了。小户人家，有个人来，那里去藏躲，惹出事来，不是要的，各人担着个死罪在身上，你还救不得我哩。”指着张大道：“亏了他想个计策，掘那五尺深的窖子，一顿埋了，苍蝇蚊子敢咬你的一个米粒不成。我看你忙忙的，只怕人昧了你的，岂有此理。人也要有良心，终不成，咱两个就不做伙计了。依着我说，明日请个香纸来，咱弟兄两人，先明一明心，村里关王庙，先设了誓，从今后，你我比亲兄弟一样，如有负心的，不得好报。到明日把门关了，只推不在家，咱两个取开窖子，原说过的，我只要三分，别的多你拿去，贤弟心下何如？”说的来安笑了，又吃了几杯酒，也醉了，各人散去。

这来安到家，老婆接着问他，怎样说了，来安就将明日来取匣子分用把包袱拿过来的话，说了一遍，夫妻都信了，说张小桥是个好人，大家睡去不提。到天明，张小桥先取了一件貂鼠披风，往城里张二官人家新开的当铺去当，只要十两银子。推说是个过路的远客，投在他家，托他来当的。

原来贡四从西门庆死后，见没人做主。后来陈敬济骂他，来安又偷了他的衣服，月娘惹气，把来安逐出，也就住的无光，又遇见大乱，抢了本钱。月娘不在城住，逃躲去了，他央着应伯爵说，投在新起家的张二官人门下，照旧还开当铺。认得张小桥，接过皮袄来，看了又看，有些眼熟，一时只想不起来，秤了十两银子，给他去了。后来细想一会，自语道：“倒像西门大官人家那大娘的这件披风，怎么到他手里。”又想道：“这般时势，兵过抢城，谁家的东西没失了？”也就丢下。

却说次日，来安早起，要与张小桥取匣子包袱，过去叫门，没有一个人答应，连张大都出去了。问他老婆，说是赶集去了，来安坐等一日，甚是疑闷。至黄昏，又过去问，道还没回家，老婆道：“他这光景，有些藏躲，还不是咱打的兔儿，送上门给他吃，将来这财物，还要费手。”来安半信半疑，只说他不像这样人，你过去和他老婆再要要包袱，试试他的口气。这来安老婆，穿上布裙，一直走过墙西来，问张小桥家，推说讨火，坐在炕沿上，叙起话来，说道：“天冷了，没有绵袄，那包袱里还有几件旧绉绸衣裳，要早些取出来，浆洗浆洗。那张小桥老婆是个泼妇，极是不良的，把脸变了道：“没的浪声浪气、放屁拉臊、精扯谈的话，谁是你家奴才，收着你的包袱，半夜三更敲门打户，恁你家汉子来，闹的老娘一夜没曾合眼，领了俺家儿子和汉子去，不知做的是甚么勾当，还来俺家要包袱，恁的包袱怎么到了俺家来？谁和谁说，人也不信有这样事。”气的个来安老婆，把脸蜡黄了道：“嫂子不要这样说，等他张大爷来家，当面相对。他原说今日来取包袱，我才来说话，难道这些东西都昧了不成？也要个良心，也要个天理。”张小桥老婆接过来道：“要有良心，有天理，就不做这样事了。”说的个来安老婆进不来退不去，又不敢高声争嚷，怕人听见。这来安隔墙听

着这边乱吵，知道说不来，疾忙叫过老婆去，故意说道：“慢慢的讲，你这样小器，俺弟兄们分的甚么？”彼此俱各不言语了。

张小桥父子吃的大醉来家，老婆细细告诉他，说来安老婆来要包袱，着我吃了一顿，闭口无言的去了。到了次日，来安过来，假装出说：“老婆们见小，因取包袱，险不争起来。”大家笑了，张小桥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包袱是我取出一个来，今夜你先取去用着，等明日闲了，大家开窖子，好看东西。贤弟，你休要娃子气，你没处收拾，到不如我藏的严紧。”来安也答应道：“且放着罢，甚么大事。”到了一更天，张大把包袱捆着，从墙上丢过去，来安夫妻满心欢喜，又道张小桥还是个好人，我说他不肯负了咱这场好心。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几件圆领，两三个旧绉绢小袄，几枝簪子，还不值数十两银子。这样光景，难道就骗了咱这几千两银子去罢？一面说着，一面又想：如今变了脸，他只是个不认帐，又不敢经官告理，不如还是好哄，哄的到手，各人自己做主意便了，且不言语。

到了次年正月十五日，来安买了一副三牲，请了香纸，要和张小桥拜交赌咒。那张小桥等不的一声，换了一件新青直裰，齐齐整整，进的庙来，上了香纸，各人赌了两个昧心咒：谁要负心，谁先死。来安小桥，两人平拜了。因小桥大来安五岁，就称小桥是哥，一口一个贤弟，到家又叫张大来，与来安夫妇磕了头，从此且不言语。来安见张小桥每日买酒买肉使钱大大的，他却一文也没有，几件官衣又不敢拿出当去，忍气吞气，和老婆设了一计道：“咱如今只说和他合伙开布店，去临清买货，他自然取出金子来卖，那时买下几百筒布，这是藏不了的，他敢不分与我，那时节到官也不怕他。”夫妻议定。到明日和张小桥说要上临清去卖金买布的话，张小桥顺口接说道：“贤弟，这见识高多哩，我才服你是条好汉，你终日指望要分这金子，你就较量些，我也不敢取出来，万一事发，各人性命要紧。如今看个出行的日子，我和你人不知鬼不觉，你我腰间各带一半，打扮成走差模样，背个黄包袱，说是兖州府上临清下文书的。到临清置了货，开起店来，过两个月把他娘们，雇辆车子，离了清河县，在临清住下，谁来问你，此计何如？”把来安喜的当不得，说道：“我说哥是好人，你弟媳妇，他那知道哥这等小心，只说是不给包袱，聒的我耳朵也聋了，今日果然哥的主意极是。”忙叫张大借个历日，看了正月二十八日，是出行日期开市、纳财、上表章的好日子，定于这日起身。来安心喜，正中下怀，不知此去吉凶，有诗为证：

结义穿蓑入绿林，此中管鲍怎分金。

同行好作腰缠计，失却头颅没处寻。

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黄金索债，连累杀四条性命；白手争财，撮弄成冤家一处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贼杀贼来安先丧命 盗遇盗张大早伤身

反复人心总似棋，劝君切莫占便宜。鱼因贪饵遭钩系，鸟为啣虫被网羁。利伏刀旁多遇杀，钱埋戈侧定逢危。古人造字还垂诫，剖腹藏珠世不知。

却说到了二十八日，来安穿了一件半旧半破青衣，早起过来叫门。张小桥已是和他儿子张大计较已定。只见他穿着一件乌青旧布坐马小衣，脚上两只麻鞋，笑嘻嘻的迎出来。先关上门，忙迎进来安小屋里去，拿出那匣子。可不是原封未动，白的是银，黄的是金，照得满屋明晃晃的。向来安道：“贤弟你看这些东西，可动你半毫么？咱如今托妻寄子，你要做大事哩。”一面说着，把金子分作两堆，都是十两一锭的。每人包起十五锭，放在搭包贴身底下。这张小桥还说收拾的不好。他包作三小包，两肩窝上带了两包，腿上带了一包。各人背个黄包袱，也不敢带刀棍，只扮做下文书的公差。各人嘱咐了浑家，也不吃饭，喜喜欢欢，上路去了。

走了两日，天气寒冷，路上吃两杯烧酒又行。原来来安不知道这条路，是上小河口去的，不是大路。张小桥领着迤斜往西下去，十里多路，一望多是河泊，没有人家。来安也有些害怕道：“咱不走错了？我跟着老爷来接按院，不是这条路。”小桥说：“你不知这条小路，近二十里，又无人走，咱这身上带着行李，敢走大路？如今响马土贼甚多，这条路安稳些。”说不及话，只见前面林子密密层层，一个人探探头又没了。又行了半里路，到林子里，只见张小桥坐在石头上道：“我且歇息。”来安也坐了。那时天色将落，没人行走，只见林子里钻出一个人来，腰带着刺心刀，手执着齐眉棍，望着来安脑门劈来，来安赤手空拳，大叫好贼。张小桥怕走了，早一手揪住。只见：

棍当脑盖，迸的血浆直流；刀刺心窝，绞的肝肠稀碎。一个踏着脖项，用黄土填塞咽喉；一个按着胸脯，使白刃先割首级。叫不应头上青天，即是阎罗追命鬼，现放着腰间黄物，这才断送负心奴。绿林深处隐尸骸，青草坡前流热血。

这才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借贼杀贼，鬼神之巧。张小桥怕有人认得，割下头来，林子后使刀掘个凹坑，用土埋了，使块石头盖着。然后拖了尸体，在深草里剥下那条搭膊，将十五锭金子，给张大带在腰间。不敢久留，离了小河口林子里。父

子商议，且不可回家，却往那里去好？张大笑道：“你老人家怎么当差来，这一时就糊涂了。咱有这些行李，父子二人上了临清，把金子卖了，才好做生意。难道来安会做买卖，咱父子二人倒不如个奴才么？”张小桥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有理。”就迤斜找上大路来，天已黄昏。歇了一夜，明日又走。可霎作怪，只见一阵旋风，随他父子乱滚，一直往北去了。

这是临清河口地方，来往官员客商极多。原来是金兵抢过，路上行商稀少，有一伙土贼起来，抢了村坊，和些大营的逃兵，做了响马，约有二三百人，不时截路。那张小桥父子正走，只见前面起了一阵旋风，刮的对面不相见。风过处，只见有二三十四战马，马上人尽裹红巾，胡哨一声，就有一枝箭射来。先射中了张大的左腿，跌倒在地，到底是张小桥久走江湖，知是响马，就连忙解下一包金子，放在路旁地下，使脚蹴起土盖了。早已人马走到眼前，大声叫道：“快丢行李，饶你狗命去罢。”二人跪在地上，说是公差，现有文书，并无财物。依着马上大贼，就放过去了，步下的土贼，跟着百十杆枪，赶上来道：“这衣裳也是钱，即将两人剥的赤条条，翻出两大包，又一搭包，都是金子。忙禀知马上贼看了，喜个不了。因问道：“你这金子是那里来的？”张小桥道：“是兖州太爷，差送与按院老爷干升的。”众贼听了大喜道：“这等乐得受用。”叫声得罪，一阵风去了。张小桥父子二人，吓得呆了半晌。拔了箭，赤手空拳走了几步，又望马去的远了才复回身，取出埋的一包五铗金子，轻轻的依旧系在腰里。父子面面相觑，张小桥因说道：“好薄命呵。”张大道：“这五十两金子，也还值四百多银子。家内还有五百多银子，这些首饰衣裳，也还有二千以外的财物，也够咱爷儿们过了。这不成了咱自家的东西，且回家去商议，怎么哄来安的老婆，才得无事。”两人垂首丧气，慢慢再回大路。正是：

小路截来大路抛，乌鸦啣肉遇鹏鹄。
如今世路多如此，总替旁人先上腰。

却说那夜吴月娘，因庄上被劫，不敢久住，又无亲戚相投，正自悲哀，忽闻老冯说：“你老人家，还记得那观音庵薛姑子么？他在城里，因与地藏庵王姑子告状，因出城来，在这村东里，又起了准提殿，好不兴旺。如今善事未完，前日造檀香接引佛像，我还随喜了一会。离这庄上不上五里路，咱今去寻他，且住这一宿。他是女僧家，你是个旧檀越，岂有不留的。就有些乱信，咱一个女道家，也好藏躲。”月娘听说点头，玳安也说是。即时小玉抱着李哥，老冯玳安领路。

不一时，出庄行了五六里，早到庵门首，是一个小村，枕着流水，在大路旁边，一带深林进去，甚是幽僻。但见：

清清佛舍，小小僧房，数株古柏当门，几处乔松架屋。小桥流水绕柴扉，时闻香气；野岸疏林飞水鹭，遥见旛扬。掩门月下，须防半夜老僧敲；补衲灯前，时共池边双宿鸟。

一行说话，早到庵前。只一个小哈巴狗儿，汪汪的咬进去了。庵门紧闭，众人走的困乏，且在簷石坐歇。却说薛姑子因那年为他寺里引奸起衅，犯了人命，当官

一楞，失了体面。城里庵子住不下了，躲了些时，后来众施主奶奶们，因这村里有个旧准提庵，日久招不住人，来的和尚都不学好，就请薛子来往，安禅讲经刻像做道场，引的乡下一般邪教妇女们，来听宣卷，都拜徒弟。不消一年，就盖了三间方丈，三间韦驮殿，终日送油送米的，好不热闹。近因兵乱，躲了几日回来，因此终日关门，同徒弟妙趣、妙凤三时工课不缺。那日听得狗咬，忙叫妙趣开门去看，正见月娘人等坐在门前，原是认得，忙道：“快请奶奶进去。”好不殷勤。月娘先在正殿上拜了菩萨，妙趣敲的磬响，薛姑子忙整衣而出，只说是来的官客。一见月娘，不觉满面堆下笑来。说：“我的奶奶这样荒乱，你在那里来？我就各处施主家，一个信也问不出来。”因看着孝哥道：“哥儿道成了，这几年不到宅里。玉姐成家几时了？”即时烧水，请月娘沐浴了。又拿几件布绢，替月娘换换底衣。不一时忙的妙趣、妙凤做饭不迭。

此时已午刻，先留在方丈吃茶。就是两碟红枣，两碟柿饼，两碟糕干，两盘炉饼，喜的孝哥取了枣子在手，只是吃，全不眼生。月娘笑道：“你还认得薛师父，改日舍在庵里罢，也省得带累我拖东曳西。”不一时，又拿上饭来，米饭油饼，又是一大碗椿菜油炒面筋，加糖油碟豆腐皮，一碟腌笋，一碟盐茄，四碟小菜，俱是时鲜萝卜、豆荚、香椿、腌椒之类，甚是齐整。吃完饭，苦茶漱了口。那玳安、小玉、老冯都在厨下安排在炕桌上吃饼去。月娘见他这样诚敬，也是穷途，容易见德，十分感激，心中转痛切一番。饭罢天晚，薛姑子把自己禅房请月娘安歇。别有一间净房，禅床、经卷、香炉，挂着一幅达摩渡江图，是他的客坐，在此宣卷。同妙凤炕上睡去不提。有诗一首，单表这患难相逢，人情冷暖光景。

茱萸麦饭君臣重，漂母怜饥国士生。
若使德终无倦色，何人不感道旁情。

看官听说，世上只有三样人，极是势利，以财为主，眼里出火的。那三样人，第一是妓女。那些人接官应客，朝三暮四，眉高眼低。若有势利，才趋奉。手内无钱就改了样子，随你道怎么情厚，即时变了脸，又迎新挣钱去了。第二样是梨园小旦，他要那高车大马，华屋盛筵，自然用心扮戏。如服事穷酸，饶你多给他戏资，到底不肯用心，还要嘲笑你。第三就是和尚尼姑，他们见钱如血，借道为名，进的寺门，先问了衙门。就看那车马侍从，衣服整齐的，另有上样茶食款待，说几个大老相知禅宗的话套，日后打抽丰、上缘簿，缠个不了。

这尼姑们，穿房入阁，或是替太太念经，姑娘求儿，或公子寄名，串通寡妇。也有会魔镇的，引奸传情的，保债的，无般不为，以骗钱为主。比这和尚更是淫狡，即是不蓄发的娼妓，唱佛曲的戏子，岂不可恨。今日薛姑子恭敬月娘，也只说他旧是富豪，虽西门庆死去四年，还有家事。那知乱后家破，孤身被盗，一贫如洗，来投他庵里安身，老鸱打牙，倒先扯了仙鹤一条腿，好好一个庵观，添上一男女四口吃饭，一住了五七日。见月娘不怠身，就寻出个法儿来，使妙凤探小玉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庵新造，没有钱粮。如今才盖三间殿，这韦驮还未贴金，接引佛檀香雕的才有了佛头和手脚，中间身子一样，白檀还得二百斤。才向扬州去买，又少安的佛心五脏，须要金银珍珠琥珀琉璃八宝攒成，用五色丝线系在佛的肚内，才完工课。少也得三四百

两银子，那里化去。也等你家奶奶来，这等大檀越，才完的善事。孝哥长大了，也该舍些，替他老人家念个保命寿生经，随他兵荒马乱，自有伽蓝保护，再不遭劫数的。”小玉听说，不合把月娘遭乱出城，家中衣服物件，被人掘得一空。又有些金银，前夜遭贼劫个罄尽，险些不把哥儿头打破了，如今扎着绢子，还没好，连被褥也没一条哩。那妙凤和薛姑子说了，才知道月娘是富室的贫婆，失家的寡妇，只有一日穷似一日的了，那有重新的日子，也就礼貌渐疏，茶饭懒供，每日只着小玉，在大众的锅边，盛些稀粥薄汤，只是一碗盐菜豆腐。后来几日，连饼也没有了。薛姑子骂徒弟，骂火头，又把小锅揭去。小屋做饭，总不与月娘交言，把脸扬着，一个笑面也没了。月娘情知没甚布施，久住无光。那日天还未明，姑子们起来敲磬念佛，也是月娘素有善根，随着念佛跪香，把一串胡珠，从衣底拆下，亲到佛前拈香顶礼，就挂在准提菩萨右手指上，以助造佛之费。那薛姑子见月娘舍了一串胡珠，约值五百余金。满面陪笑，问讯了月娘，就请去吃斋。又比从前加倍丰盛，不消细说。一炷香消，即将珠子收在柜里去了。月娘从此又得安身。

将及一月，老冯家去了，戡安去访吴大舅家信息，止有吴大妗和二舅，寄在远村穷亲戚家住，没有衣服，出不得门。那时正近十月中元之期，先一日挂起醮来，做解厄道场。晚上放施食，请了邻近几个尼姑，堂上开经打法器。也有村里送盆头米的，拖男领女，忙乱到晚。月娘藏在屋里，不好出来。到了十五日黄昏时候，有三个女僧，一个胖大粗黑，约三十余岁；一个面黄身细，四十多岁；一个不上二十五岁，紫膛面皮，像新出家的，还是一只小小脚儿，穿着僧鞋，挑着经单蒲团禅钵，也来随喜投宿。妙凤认得，欢天喜地报与师父。先接衣钵进去，两下相见问讯了，就请在经房安歇，月娘也不知是那庵里的女僧，不好问他。是夜道场已毕，众尼僧散去，止留下后来三位尼僧与薛姑子经堂里宿。一住三日。只见那小姑子和那四十多岁的出来走动，那个黑粗太姑子，不见出头，只在法炕上蒙着被，面壁朝里而卧。说是有病，也不见他要汤水吃。

一日也恰当有事，小玉日常在后院子毛厕上小便，那一日五更起来的早了些，见开了菜园门，一直走去。见有两间盛柴炭的屋，紧闭着门。一个小小窗户外土壤堆了半截，露出一个眼来。小玉正待在墙下撒尿，还没有解下中衣，忽听得屋里摇的声响，吓了一跳。又听得一片淫声浪语，满口乱哼，小玉忙忙起来，悄悄的向窗眼里一瞧：原来在东墙下一张破禅椅上，薛姑子和那一个黑胖和尚，正干那鬼子母大闹黑龙宫一出好戏。恐怕里边看见，忙闪开窃听，只听见一个道，“心的贼秃驴，你因何这半年就不来看看老娘？我知道你有心上人，就忘了我了。你且说，那小姑子是你那里弄来的。”那一个道：“我的娘，我那一时不想着你。好容易上的你这门，不知有多少睁眼的看哩。听得你做道场，才寻出这个法儿来。这小姑子也是我的俗徒弟，相处久了。他丈夫遭乱，被兵杀了，才跟了我出家。那黄脸的是他师父，也是个知趣的。”说着，又响动起来。小玉恐怕开门看见，两步做了一步走开了。气呼呼的到角门首，正见妙凤念完了功课，也到后园里来，撞个满怀，问小玉道：“这早早的你起来做甚么？”小玉道：“我小解去来。”就不言语，一直往后园里去了。”小玉明知是去寻那个和尚，只推不知，躲在厨下看着他。又过一会，薛姑子方走来。只见那气喘汗流，唇红唾润，腮边添些春色，如酒醉相似。曾有禅房淫乐诗一首：

莫道禅房非洞房，空空色色不相妨。散花正借摩登女，行雨来寻极乐方。脂粉游檀同气味，袈裟舞袖共郎当。传经生个鸠摩什，同上西天拜法王。

却说佛法，这比丘尼当日出家，释迦佛再不许他受戒，也只因阴性多淫，恐污秽净地，有坏佛法。今日这些尼僧造业，果然知法犯法。原来这和尚是南山戒坛上当家的大徒弟，久与薛姑子有奸。因他和王姑子告状，究出奸情来，也牵连着，暗地里使了些钱，这几年不敢来了。因大乱后，听见她做道场，趁闹里扮做尼姑，赶黑晚进寺来，同薛姑子法炕上睡了两三夜。那妙凤二十五六的人，有些姿色，也有几个熟人，碍着师父眼，不得遂心。他知道和尚是师父的汉子，空是唾涎，不敢上帐，一口一声叫他老爷。今日早起，完了功课，想去分点残汤吃吃。她就进门去，高声叫师父，惊的薛姑子迎出屋来。大家明知道，故意放条路，说道：“你在园里把那胡萝卜浇浇，拔出几根来，蘸小菜吃。我前头去，你顶着园门，休走了水。”薛姑子整整衣裳去了。那妙凤顶上园门，忙忙走进房来。那和尚见妙凤生的红馥馥，笑嘻嘻，久已有心。从此俱是三人同榻，不相回避。小玉坐在厨门首，单等妙凤。足有两个时辰，才出园来，把园门锁上，赶到厨边来取水，净了手。眉黄颊赤，十分爽快。各自去上灶不提。

到了夜间，小玉和月娘悄悄细说一遍。月娘才知道这尼姑，是佛门中的色鬼，女流中的强盗。自己寻思，这和尚住久了，知我是个寡妇，和姑子们一气，来算计我，又不敢声扬，弄出事来，可不丢丑。想了一夜，不如早寻别路。次早起来，要同玳安上城里去看看，薛姑子不知其意，说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这天渐渐冷了，到那里去。这几日佛事忙，是我待你不周了，你老人家计较起来。人常言道：熟不讲礼。咱是一家，这样去也使人笑话。月娘道：“那有这话。因他大妗子有信来，替他大舅出殡。我城里去问问老冯，宅子里破床瓮的，胡乱换几个钱来，好做冬衣穿。”说毕，叫小玉抱着孝哥，带了玳安，往外就走。薛姑子留不住，便说道：“既有事要去，过几日我使妙凤来接奶奶罢。”遂一面送出庵来，千恩万谢作别，关上庵门去了。月娘上路入城，找寻吴大妗信息不提。未知此去何如？正是：

孤身一似无巢燕，又绕空梁别处飞。

且看下回分解。